

# 政治领导力:列宁建党学说中的重要资源<sup>[\*]</sup>

许忠明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353)

[摘要]列宁在指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在政治认知、政治决策、觉悟群众、社会动员、组织能力等方面均有鲜明的观点和重要的贡献。列宁不仅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关于政治认知的工具、政治决策的学说和觉悟群众的武器,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且从政治领导入手,关注思想引领、社会影响和组织群众,在鼓动、宣传和组织中做了大量工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飞跃。深入挖掘和总结这一历史经验,对于进一步推动政治领导力建设至关重要。

[关键词]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0.11.002

政治领导力是中共十九大提出的一个重要政治概念。在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的“四力”之中,政治领导力居于首位。政治领导力包含着政治认知力和政治决策力,落实在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上。

## 一、政治认知力是政治领导力的前提

政治认知力是政治领导力的重要形式。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归属于党的政治建设,都是政治认知力的重要表现。这些基本政治概念要解决的是“我们是谁”“我们在哪里”和“我们去哪里”的基本问题,在这些问题的背后都隐含着“那里是个什么地方”“为什么

要去那里”的提问。而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从政治认知上搞清社会性质和社会规律,才能更好地帮助我们解决“为什么去那里”和“怎样去那里”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领导国际工人运动的时候,依靠揭示人类社会内部的矛盾和发展规律的办法,确立了基本的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和政治道路。

理论是政治认知力的集中体现。列宁作为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其政治领导力首先表现在对于俄国社会性质的政治认知上。19 世纪末期,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与民粹派争论的焦点是俄国的社会性质问题。民粹主义作为已经堕落的“最平庸的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理论”,<sup>[1]</sup>看到了俄国农民破产和贫穷,否认俄国社会的资

作者简介:许忠明,法学博士,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政党政治研究。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党的全面领导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实现机制研究”(20BKJ08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主义性质,企图避开资本主义,避开无产阶级,直接进入共产主义,这与马克思主义认为必须通过资本主义来组织社会主义形成了尖锐矛盾。列宁从马克思主义自然历史过程出发,认为判断俄国社会的性质应该把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再把生产关系归结为生产力水平,才能看清社会形态的真正性质。“生产资料的生产比消费资料的生产增长得快。”<sup>[2]</sup>按照这一原理,19世纪晚期的俄国已经迈入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门槛。列宁天才地洞见“人民大众的贫穷并不构成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反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表现和条件”。<sup>[3]</sup>专业化、市场化和技术手段的提高与人民群众的贫穷相伴而来,而这种大规模的经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将人民大众带进了阶级结构之中,人民大众的集中和觉悟,恰恰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

政治认知是政治决策的前提条件。没有完整、全面和系统的政治认知,就谈不上科学的政治决策,更谈不上正确的政治行为。随着正在走来的资本主义社会,俄国面临着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双重任务。20世纪前,以劳动解放社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与自发的工人运动是理论与实践尚未结合的两股力量。俄国一些有民粹主义倾向的人认为社会主义是未来的事业,而当前的民主革命才是俄国迫切的政治任务,因此工人阶级只需要加入民主革命的队伍就行了。列宁认识到,俄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提出了两者结合起来的历史要求,社会民主党必须成为自觉的革命党,必须在工人中进行鼓动工作,使工人认识到自己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事业,从而唤醒工人的阶级意识,加强自身团结。工人阶级应该做民主革命的领导者,而不是追随者。应该把民主主义放到社会主义的历史序列中进行,民主主义只是前奏,而社会主义才是目的。“只有科学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才是革命理论,才能作为革命运动的旗帜。”<sup>[4]</sup>工人阶级政党应该宣称:“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政治自由与民主制度的先进战士”。把工人阶级作为“先进战士”划

分出来作为领导者,不会“削弱”民主运动和政治斗争,而是“加强”民主运动和政治斗争。<sup>[5]</sup>列宁从俄国生产力发展的物质基础中创造性地揭示了俄国社会发展的趋势,号准了俄国历史运动的脉搏,俄国革命只能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只能通过俄国革命来实现,民主革命只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奏。这一准确的政治认知为布尔什维克党制定纲领和策略提供了最为有力的根据。

1905年革命之后的俄国进入国家杜马实验的阶段。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者企图让渡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承认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建设一个各政党、各阶级联合起来的“全权杜马”。列宁从一个“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出发,说明俄国的这场革命并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而是资本主义的“两种形式”和“两条道路”的斗争。以土地国有化的土地纲领解决农民的需求,确保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以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才是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全力争取”的“比较短、比较快的道路”。<sup>[6]</sup>在社会主义革命最为困难的时期,列宁仍然坚信:“无产阶级的不可战胜是以俄国和全世界的经济发展来作保证的”。<sup>[7]</sup>“危机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危机与崩溃”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局。<sup>[8]</sup>资本主义难以避免的危机与俄国事态的发展越来越成为社会主义这个种子茁壮成长肥料和沃土。敌人的打击正造成工人阶级团结的保证和力量。几千个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能够领导上百万的工人阶级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主革命,那么由几万个无产阶级先进分子领导的上千万人参加的革命一定能把敌人打垮。列宁把1905年的俄国革命视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特定阶级的群众的第一次自觉的政治运动”,是“革命纪元的开始”。<sup>[9]</sup>革命虽然最终失败了,但人民最大的收获是“他们丢掉了幻想”,<sup>[10]</sup>工人阶级的壮大、坚定领导党的形成、革命条件的成熟,都无可避免地发展起来了。播下

革命的种子,一定会有十倍、百倍、千倍、万倍的收获,这就是列宁的卓越政治认知。

## 二、政治决策力是政治领导力的核心

政治决策关乎政治方向、政治道路,其重要性自不必言。列宁善于从政策和策略上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它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一套改造现实世界的方法。马克思毕生都十分注意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问题。政治决策力体现着政治领导力水平。

对俄国进入资本社会的性质判断带来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任务,也就是政治决策。大机器工业在俄国的迅速发展造成了一个先进的工人阶级,俄国工人运动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国际运动的一部分。联合逐渐成为工人运动必需的东西,自发的罢工斗争客观上具备了“政治的性质”和“公共的性质”,在社会主义还没有申请“进入”的时候,工人运动开始主动自觉地要求社会主义“加入”进来。<sup>[11]</sup>这一政治认知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决策奠定了基础。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争取领导权,它的政治任务就是要帮助俄国工人阶级将分散的罢工上升为整体的阶级斗争,提高工人的阶级自觉,促使他们组织起来,最终把国家政权转移到工人阶级手中。国家政权是工人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和“获得彻底解放的条件”。<sup>[12]</sup>列宁从政治决策上指出了工人运动的政治方向和政治道路。

在政治策略上,列宁始终反对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中的阶级合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革命,认为革命是唯一的出路,没有任何中间道路可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宁判断世界已经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危机引发战争,战争带来革命,帝国主义战争为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是列宁提出的重大政治决策。当时资产阶级把殖民地政策和帝国主义视为解决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发展的一种方法,但列宁却把帝国主义和殖民地政策视为资本发展必然出现

的无法“医好的病变”,<sup>[13]</sup>只有社会主义革命这种方法才能彻底解决资本社会的内部矛盾。帝国主义不仅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社会主义革命必须综合利用民族解放斗争和争取民主的斗争,不为民主争取彻底的革命斗争,就不能战胜资产阶级。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揭示了落后国家可以提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

俄国革命完全有可能成为世界革命的先导。俄国具备了革命的三个条件,即上层不能照样统治下去,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大大提高。1917年7月,列宁匿居拉兹里夫湖畔,撰写《国家与革命》的理论著作,为革命的政治决策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列宁把无产阶级专政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之点”,如果把马克思主义仅仅看作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那就是“阉割”“歪曲”“局限”马克思主义。“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是马克思主义者与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假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斗争的焦点,是判断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sup>[14]</sup>列宁判断“现在俄国革命的和平发展已经不可能了,历史这样提出了问题:或者是反革命完全胜利,或者是发动一次新的革命”。<sup>[15]</sup>“毫无疑问,任何革命的最主要的问题都是国家政权问题。”<sup>[16]</sup>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夺取政权,一切政权归苏维埃,这一重大政治决策为布尔什维克和俄国人民指明了政治方向。

十月革命胜利后,面对德国提出苛刻的《布列斯特和约》的条件,列宁批评“革命空谈”和“装腔作势”的感情用事,主张立即同德国单独媾和。“为了同暴徒进行正义的斗争而向强盗购买武器则是完全合理的事情”,<sup>[17]</sup>否则就等着在三个月后的下台决定书上签字。签订和约意味着为未来的胜利争取时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是通往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可靠路径,绝不承认可以丧失俄国苏维埃政权来保住国际革命的“奇谈与怪论”。<sup>[18]</sup>只要保住了苏维埃政权,就是签订

10个《布列斯特和约》也是值得的。只要有足够的力量,任何耻辱都会变成前进的巨大动力。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列宁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工具和阶梯,提出我们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的发达,我们更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达,在俄国现有的经济形式中,国家资本主义是最接近社会主义的经济方式。利用无产阶级政党的力量去搞租让制、合作社,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这都是非常大胆的政治决策。由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持续实施,俄国出现了“最大的政治危机”,<sup>[19]</sup>工人和农民中普遍出现了不满情绪,列宁领导的俄共决定退却,果断实行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实施后,俄共迅速扭转了局势,走出了困局。

### 三、实现政治领导力要有思想引领力

政治与思想是两个密切联系的概念。现代行为学说明,理论—思想—行动是现代大规模人类活动的模式。“想象建构的秩序存在于人和人之间思想的连接。”<sup>[20]</sup>思想是政治发挥作用的逻辑中介。任何理论工作的目的还在于从思想上启蒙和武装群众。在无产阶级寻求解放的过程中,理论工作走在了实际工作的前面。“研究、宣传、组织”成为工人运动的三部曲,理论工作结束的地方就是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开始的地方。从理论工作进入宣传工作,再进入组织工作,是一个完整的工作循环。经验表明:做好任何一项工作都必须先做“思想领导者”。<sup>[21]</sup>无产阶级的思想觉醒一定会把俄国带上社会主义的轨道。

无产阶级政党要做思想的启蒙者。把马克思主义的微光透进俄国社会的黑暗中,把社会民主主义思想输入工人的血脉,唤醒群众,是列宁最大的愿望。民粹主义反对资本的社会化大生产,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成为俄国社会民主主义道路上的严重阻碍。列宁深知,走哪条道路还在于群众的选择,没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没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行动。理论的力量就在于启发群众的觉悟,争取群众的参与,因而利用

刊物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灌输到群众中去成为最为重要的任务。《火星报》刊文要求创办“全俄政治报”,以推动建立革命组织。这种全俄政治报要做集体的宣传员、鼓动员和组织者。政治报纸就像一架“巨大的鼓风机”,“这个鼓风机能够使阶级斗争和人民义愤的每一点星星之火,燃成熊熊大火。”<sup>[22]</sup>“全民政治鼓动工作”要居于“全部纲领、策略和组织工作的首位”。<sup>[23]</sup>革命首先和主要的是善于进行宣传和鼓动工作。无产阶级政党一分钟也不应该忘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宣传。

无产阶级政党要做思想的播种者。世纪之初的民主革命已经深翻俄国的土壤,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趁此播下社会主义革命的种子。理论的种子一旦在群众的心中萌发,思想的力量就会改变世界。只有广泛宣传革命,才能在群众中造成相适应的社会心理条件。这是无产阶级政党最为基本和必须的事情。列宁在撰写《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时在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中说明写作的目的在于“把受资产阶级愚弄的小业主和程度不同地处在小资产阶级生活条件下的千百万劳动者从资产阶级那里争取过来”。<sup>[24]</sup>科学社会主义必须从外部灌输给工人阶级,依靠着这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经验,把革命运动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才能激发阶级斗争,形成社会民主主义不可战胜的力量,并最终改变那种迫使穷人卖身给富人的社会制度。无产阶级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每一分钟都应该对群众进行革命的思想教育。

提高群众觉悟是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生命力源泉。列宁认为,俄国革命之所以迟滞不前,不是由于外界的原因,不是因为资产阶级使用暴力,而是“由于群众的轻信的不觉悟”。<sup>[25]</sup>这种“轻信的不觉悟”和“不觉悟的轻信”交织在一起,严重延缓了俄国革命的到来。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不是命令群众,而是做特别细致的、坚持不懈的、耐心的说服工作。列宁反对社会革命党人的恐怖主义时指出:“要越过人民是不行的。

只有幻想家和密谋分子才认为,少数人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多数人。”<sup>[26]</sup>“一切真正的革命,其科学的和实际政治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积极、自动和有效地参加政治生活,参加国家制度建设的‘普通人’非常迅速地、急剧地增加起来。”<sup>[27]</sup>

#### 四、实现政治领导力要有群众组织力

列宁一贯重视群众的历史主动性。群众是“人民的大多数”,至少包含着工人和大多数农民。<sup>[28]</sup>政党不仅要唤醒、激起、推动还在沉睡的群众,而且要善于通过无产阶级和工会组织实现对群众的领导。领袖、政党、阶级、群众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脱离群众是我们软弱无力和不能立即进行坚决斗争的主要根源。”<sup>[29]</sup>群众是“隐约地燃烧着的易燃物”,<sup>[30]</sup>无产阶级政党就应当是火把。对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我们的希望不是改良,不是妥协,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立宪派、自由派、解放派、新火星派,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政党都充满着机会主义的毒素。“我们的唯一希望是人民。”<sup>[31]</sup>坚定的人民立场是列宁政治领导力最可靠的来源。

20世纪初期,列宁总结了俄国社会的阶级成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形成和发展了新的“人民革命观”。社会主义革命不能一步到位,人民革命和民主革命都是不能跨越的必经阶段。列宁把俄国社会中的沙皇、人民、官吏、警察、厂主、地主、农奴主、包工头、富农、中农、贫农、农奴、市民、庸人、富人、穷人、工人、农民、劳动人民、全体人民等等放在一起进行分析,确定了革命的社会主义党人需要争取的群众力量,提出了社会民主党人争取政治自由的首要任务。<sup>[32]</sup>因为只有政治自由才能为工人运动的政治权利提供政治保障,才能沿着罢工的道路上升到阶级斗争的康庄大道上来。1905年的革命高潮来临之时,社会民主党是否参加临时革命政府成为当时政治决策需要面对的中心议题。列宁力排众议,要求为“全体人民”争取改善,为“劳动人民”争取政治自由,不满足于做一个“极端的反对派”,而是既

“从上面”又“从下面”、既从“宫殿里”又从“大街上”参加临时政府,积极利用当前政权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一政治决策提供了从最低纲领通往最高纲领、从民主革命通往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sup>[33]</sup>“人民革命观”不是对阶级斗争学说的否定,而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

政治领导力来源于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信任。“领导力不是单向的,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相互作用产生的合力,是党与人民群众呼应传递、双向激励的政治过程。”<sup>[34]</sup>列宁认为,“只有群众才能创造真正的政治”。<sup>[35]</sup>劳动群众是我们克服困难的根本依靠。革命的真正标志是参与国家政治制度建设的普通人非常迅速和急剧地增加起来。<sup>[36]</sup>无产阶级的统一是社会主义革命最伟大的武器。列宁深谙“上面”与“下面”的辩证法。如果说“上面”是党中央的权威,“下面”则是人民群众信任。党中央的权威源于人民群众的信任。群众的情绪反应是“一切智慧之本”,是一切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所在。<sup>[37]</sup>

把群众组织起来是无产阶级政党战无不胜的法宝。“无产者作为孤立的个体等于零。他的全部力量,他的全部发展,他的一切希望和愿望,都来自组织。”<sup>[38]</sup>组织是用物质的统一来保证思想的统一从而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起来的法宝。“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击溃千百万日益觉悟、日益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sup>[39]</sup>在党的中央组织和地方组织的关系上,列宁要求要尽可能地扩大和增加地方党组织的数量,每一个党组织、最基层的工人支部都要建立“两周报告制”,搞好同中央的关系。<sup>[40]</sup>列宁始终坚持认为,组织能够使力量增加10倍、100倍,甚至更多。<sup>[41]</sup>组织是社会主义革命无比深刻和久恒的特点,是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最深的泉源。<sup>[42]</sup>无产阶级政党能不能把自己组织起来,能不能把群众组织起来,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 五、实现政治领导力要有社会号召力

按照现代行为学的常识,政治认知和政治决

策如果不能被社会广泛接受,变成深远的社会影响力和强大的社会号召力,最终的群众组织力是谈不上的。实际上,列宁在社会影响力和社会号召力上的贡献是十分突出和十分卓越的。

20世纪前后,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成为俄国国内的两种政治主张和两股政治力量。谁先谁后,谁主谁次,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回答的问题。列宁坚持“革命马克思主义”,反对“合法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人民革命”,离开“全体人民”,离开“一切被剥削的劳动者”,我们就不可能有任何其他手段可以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坚持阶级斗争、发展阶级斗争、扩大阶级斗争、加强阶级斗争,都需要整个社会的支持和全体人民的参与。借口阶级性而否定社会性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贬低和歪曲,只能使马克思主义变得“面目全非”。<sup>[43]</sup>人民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阶梯。先是满足资产阶级,然后满足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最后满足无产阶级,这是俄国革命三个阶段。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必须区分不同的历史阶段,在政治形势上作出正确的判断,把一切靠近社会民主工党的团体都积极争取过来。如果在争取自由的事业中,忽视革命团体的分量,对他们撒手不管,“那就是十足的书呆子气”。我们应该“坚持不懈地、有分寸地、耐心地利用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每一个行动对他们进行启发,使他们在共同斗争的基础上靠拢觉悟的无产阶级”。<sup>[44]</sup>对全体群众“施加影响”,让他们“在决定性时刻响应社会民主党的号召”,<sup>[45]</sup>这是列宁特别强调的革命策略。

在推翻沙皇封建专制的民主革命中,任何一种微小的力量都有可能成为改变历史方向的关键力量。列宁从1905年革命后就一直在关注“政治联盟”<sup>[46]</sup>问题。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把对联盟的思想领导放到第一位,否则对原则的严重违反一定会使这种社会号召力受到严重破坏。议会制度的国家杜马是一种有用的革命工具,可以宣传党的主张,扩大党的社会影响力。列宁把参

加国家杜马选举看作是揭露封建专制制度、黑帮和立宪民主党人的策略:“我们的首要职责,就是尽一切努力在彼得堡把所有能够同黑帮和立宪民主党作斗争的人都集合到自己周围,来实现人民革命的任务,来发挥千百万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在抵制小资产阶级的反抗时,“除了这个办法之外我们再也没有其他办法”,<sup>[47]</sup>在后来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列宁的政治联盟思想更加明确,“如果工作需要,即使是魔鬼的老祖母,也要同它打交道。”<sup>[48]</sup>在这个时期,列宁的统一战线思想逐渐成熟并发展起来,各种不同的社会力量都被考虑进来,统一战线作为社会号召力的重要载体出现并发展起来,社会号召力明显扩大。

巩固和扩大社会号召力的关键并不在于无原则地迁就各种机会主义派别,且恰恰在于依靠人民群众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斗争是无产阶级的生命要素,也是无产阶级团结群众的秘诀。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提高群众的阶级意识、加强群众的团结、用政治发展的经验教育群众”。<sup>[49]</sup>列宁认为机会主义的要害就在于无原则性,在于其动摇性和不彻底性。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在社会民主党内曾经遭到无数的咒骂,“盗用名义”和“分裂主义”是最突出的罪名,但是布尔什维克却“团结了俄国五分之四的觉悟工人”,而其他的社会民主党派别则成为“一部崩溃和瓦解的历史”。<sup>[50]</sup>这一事实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布尔什维克的社会号召力通过有原则的坚决斗争在不断增强。

扩大社会号召力,必须综合使用各种手段。在争取群众,扩大社会影响力和提高社会号召力上,列宁很早就看到鼓动工作的重要性。鼓动既是一种宣传,也是一种动员,与启蒙、觉悟、组织等紧密相连。在鼓动方法上,“鼓动员应该讲得使人能听懂,他应该从听众熟悉的事物出发。所有这一切都是不言而喻的,并且不只是适用于对农民的鼓动。对马车夫讲话应该不同于同水手讲话,对水手讲话应该不同于对排字工人讲

话。”<sup>[51]</sup>鼓动是把经济斗争上升到政治斗争的重要途径,是实现社会号召力的必经之路。扩大社会号召力,必须把合法斗争和秘密斗争结合起来。“社会民主党在任何场合,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拒绝利用哪怕是最小的合法机会来组织群众和宣传社会主义,但是必须摒弃崇拜合法性的思想。”<sup>[52]</sup>反对秘密斗争,就是限制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是对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背叛。

## 六、小 结

列宁建党学说是中国共产党党建思想的主要来源。列宁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政治领导力的理论概念,但其建党学说中却蕴藏着丰富的政治领导力资源。从内容上看,政治认知力、政治决策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都是交织在一起且富有时代价值的富矿。从逻辑上看,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是一个完整的链条,它们与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紧密相连,渗透于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的各个方面,体现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坚定性、自觉性、先进性和纯洁性。深入研究和思考这些内容,可以进一步凝练政治领导力的学术概念和理论寓意,从而为构筑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体系、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助力。

### 注释:

[1][2][3][11][12][21]《列宁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57、67、81、97、81、262页。

[4][5]《列宁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34、438页。

[6][8]《列宁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4、15页。

[7][9][10]《列宁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6、111、115页。

[13][24]《列宁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0、329页。

[14][15][28]《列宁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2、41、37页。

[16]《列宁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58页。

[17][18]《列宁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78、420页。

[19]《列宁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81页。

[20][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第111页。

[22][23]《列宁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62、167页。

[25][27][36]《列宁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56、154、154页。

[26]《列宁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8-49页。

[29][32]《列宁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1、145-154页。

[30]《列宁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95页。

[31][43]《列宁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46、94-97页。

[33][40][44][45]《列宁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33、189、275、276页。

[34]冯秋婷:《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力专题研究》,《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

[35][41]《列宁全集》(第2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9、38页。

[37]《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9页。

[38][39]《列宁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23、195页。

[42]《列宁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9页。

[46][47][49]《列宁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09、320、267页。

[48]《列宁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20页。

[50][52]《列宁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60-361、338页。

[51]《列宁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36页。

[责任编辑:汪家耀]